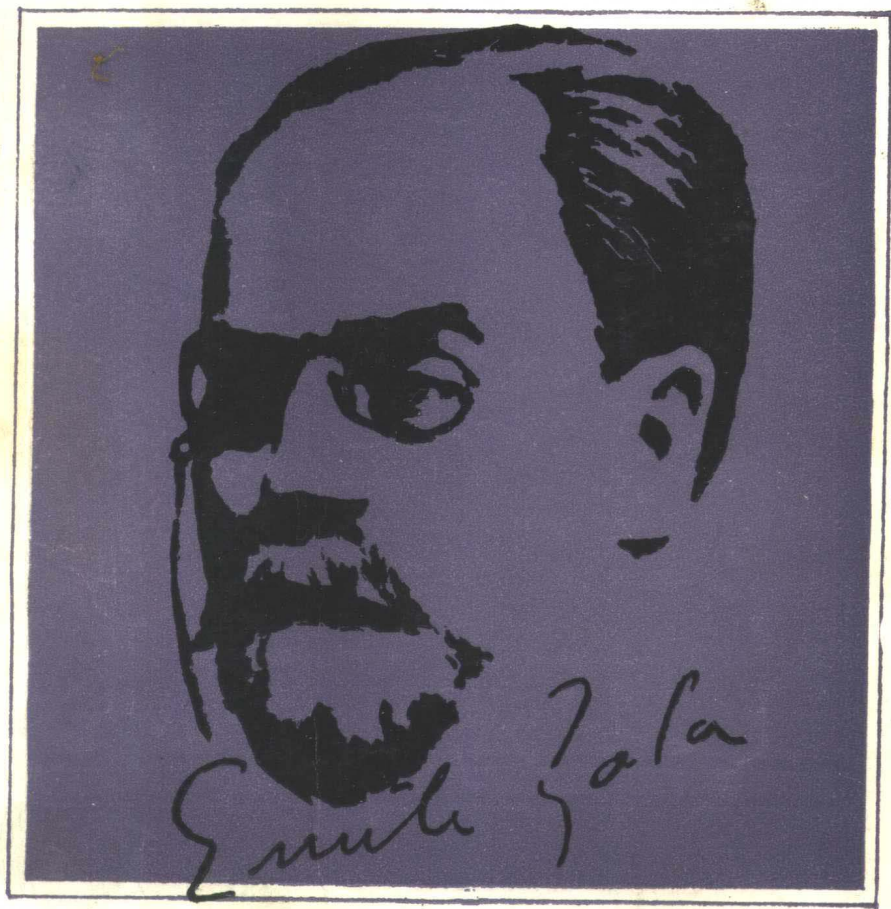


劳 动

〔法〕爱弥尔·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劳 动

〔法〕爱弥尔·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劳 动

〔法〕爱弥尔·左拉著

毕修勺 译

吴岳添 校订

责任编辑 仵 九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 印张 440 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40 册

统一书号 10385·34 定价3.45元

中译本序

柳鸣九

文学史上有各种类型的作品，《劳动》也许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它竟把实在的、繁细的、真切的、滞重的描写，与空灵的、浩博的、远渺的、飘浮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在思想内容上，它是世界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之一，而在描写方法上，却又属于与任何空想似乎都格格不入的自然主义。

小说写于作者逝世的前一年，即1901年，是他创作历程与思想发展晚期阶段的产物。那末，在这以前，作者在创作上与在思想上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呢？

从创作历程来说，早期，左拉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的倾向，而后，他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大师，他以《实验小说论》等理论代表作，提出了以写实为基本原则，而又不等同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这种主张与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的差别在于，它提倡对现实采取冷静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与科学的实验主义的精神，以生理学与遗传学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进行琐细的、繁尽的、实录性的描述。左拉根据这种创作理论，从1871年至1893年期间，完成了包括了二十部长篇小说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自从他走上了自然主义的创作道路，他就坚定不移，再也没有丝

毫转向，直到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刻。

从思想发展来说，左拉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早期的创作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创作以表现第二帝国时期社会史为主要目的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过程中，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现实认识的开拓与深化，他在政治上愈来愈激进。从1897年，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与大无畏精神，投入了德莱斐斯案件的斗争，象正义的化身一样，站在整个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对立面，不计成败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对反动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愤怒的指责、坚决不懈的斗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达到什么样的最高度？近代历史上最早一个光辉的范例，看来就是由左拉提供的。与此同时，作为左拉后期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当他在由于德莱斐斯案件流亡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以表现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四福音书》。《劳动》是《四福音书》中的第二部，也是《四福音书》中三部完成的作品中较为出色的一部。

《劳动》在左拉创作历程中与思想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决定了这部作品既是左拉以往文学创作的某种延续，又是新的创作阶段的代表作；既具有左拉小说中一贯所具有的那些因素，又具有新的构思与形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现实的揭露与对美好社会的幻想，构成了作品的两种主要成分。

为了便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最深刻的社会矛盾，暴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危机，左拉在这部小说里，就象他在《萌芽》里一样，又一次选择集中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社会问题的工业区作为故事开展的环境与背景，而为了表达他对新的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的向往、描绘这种社会的美妙图景，指出

实现它的途径，他又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里，虚构了主人公侣克的奇特性不下于奥德修纪的现代传奇。于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就象是两种色彩交织在一起，或者象两种基调在一起奏鸣。

我们当然应该格外看重这部小说里的写实部分，特别是因为作者所描写的主要是无产阶级的生活。在这方面，左拉比十九世纪任何一位作家都处于优胜的地位，从斯丹达到巴尔扎克、到福楼拜，谁也没有象他这样真实而细致地描写过社会底层劳动者、无产者的生存状况，虽然这些作家都是以他们对自己时代作了真实的描绘而永垂不朽。小说的第一卷的整整前两章，可以说是整个作品的“地狱篇”，在这里，主人公侣克在亚比末这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狱”里漫步，就象但丁在维吉尔的引导下进行他那可怕的旅行一样。但丁在《地狱篇》里，每到一层，就描写一种罪行与一个受熬煎的灵魂，实际上就是一一展示他的城邦佛罗伦萨中的社会现象，同样，侣克每到一处，也见到一种骇人听闻的贫困与悲惨，实际上也就是左拉在一一展示资本主义工业区这人间地狱中种种可怕的情景。这里，天空里压着悲惨的烟云，地上满是肮脏的泥水，整个环境令人窒息恶心，钢铁厂里发出的巨响淹没一切声音，震耳欲聋，厂里发出的耀眼的火光，烧灼着人的眼睛，人们为了生产在支付生命的代价，而这里的生产又是以制造杀人的炮弹与大炮为目的。在左拉的笔下，工厂被描写成一种邪恶的奴役着人的怪物，它慢慢把千百个工人的血汗烧干，使他们的骨骼变形，使童工象幼苗一样过早枯萎……工厂外，是一片贫穷与饥饿：等在大门口向丈夫索取工资度日而不可得的主妇，整天没有吃上面包的孩子、无家可归的少女、在食品店乞求赊欠的母亲……在这些篇章里，左拉那种力求真实入微的自然主义描写，发挥了详尽实录的效能，以一个个生动、真实、完整、细致

的生活场景，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的真切可靠的历史文献。

随着情节的发展，左拉以他的“地狱篇”为中心，扩大了他描写的范围。他把故事安排在一个特定的起点上：这时，正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罢工，紧张地对峙着的劳资双方，激情的工人声言要“打倒社会的强权”、“杀死一切社会的害人虫”，资产阶级则调动了宪兵、军队进行监视与镇压，空气里充满了仇恨的气息……罢工由过度的压榨而爆发，罢工又引起了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中还夹杂着农业的矛盾，中间商、农民、小贩、中产阶级无不卷入了社会矛盾的漩涡。在这种背景性的画面上，左拉又进一步描写了工人的活动，描写了与悲惨的社会下层截然对照的资产者的圈子。左拉的描写总是力求完备，甚至不厌其详，这是他自然主义方法的一个特点。他写工人，则把工人分类排比，似乎要全部写尽，这里，有思想偏激、要破坏一切、追求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朗琪，有脚踏实地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者鲍耐尔，有一心追求个人享乐的流氓无产者赖贵，有老实本份的劳动者福裹尔、蒲龙，还有悲惨的女工淑茜和可怜的童工佛都纳；他写资产者的圈子，也写出了各种类型的人物，有纵情享乐、腐朽糜烂的大资产者寄生虫、钢铁厂的主人包亚宣伦，有精明强悍的资产阶级铁腕人物、钢铁厂的经理戴勒富，有主张对贫苦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的军人邵利帆上尉，有主张对造反的工人采取怀柔政策的法院院长，有主张调动军队对工人进行镇压的市长顾理哀，也有只顾自己的私利、处世圆通的县长沙德赖尔，还有表面虔诚而骨子里淫乱的市长夫人莉奥娜尔以及放荡邪恶、腐蚀一切、毒化一切的经理夫人樊南姐。所有这些人物的活动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两大阶级的完整的缩影，构成了充

满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孕育着深刻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当我们从左拉的描绘中看到这种社会图景的时候，怎么能说他的自然主义一无是处？

在《劳动》里，左拉并不停留在形象描绘本身，他的描绘带有明确的思想性与目的性。如果说，过去他在有些作品里往往限于将生活现象尽可能齐全地罗列在一起的话，那末，他这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到了《劳动》里就开始有了某种变化。在这里，他往往是要通过一定的描绘来表述一定的思想，或者也可以说，他总是怀着一定的思想目的来进行描绘的。他的“地狱篇”中的全部描写，基本上就是为了集中揭示雇佣劳动制的矛盾与不合理。雇佣劳动制，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一个常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术语，难能可贵的是，左拉在他作品的多处都明确地使用了这个概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力图用形象的力量来揭示雇佣劳动制的罪恶的。你看，他写吕克回忆在巴黎工人区所见到的贫困与苦难，就直接指出雇佣劳动制是“腐蚀当代社会的丑恶的恶疮”；你看，他以象征性的笔法写亚比末的工厂如何象怪物一样奴役着工人、吞噬着工人的情景，那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揭示“劳动的崇高与万能”如何被歪曲成“腐败与不合理的劳动”、并“产生可怕的贫困与痛苦”；你看，他描写工人家庭的主妇用可怜的工资去购买食物又遭中间剥削的情景，那是为了表现工人群众“在愈是陈旧、牙齿反倒愈加锋利的社会机器嘎吱作响的齿轮下，无时不被剥削、被吞食、被研碎”；你看，他描写工人下工以后就酗酒的恶习，那是为了指出“在雇佣劳动制中毫无愉快、毫无乐趣，人们只有到小酒店来消遣”的社会原因；你看，他描述工人妇女的沦落，那是为了说明这样的现实：“劳动失去了光荣，大多数人只为少数人的自私享受而劳

作，劳动已被厌恶与诅咒，可怕的贫困由此而来，而盗窃与卖淫就是其卑劣的结果”……不仅大段的描绘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使是对一个个生活细节、一个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左拉也绝不放过，似乎他安排每一个人物粉墨登场、他描绘每一个场景，都是为了要表现某一个思想。这种情况，对左拉过去那种客观冷漠的、罗列性的描写来说，未免不是一种矫枉过正，在我们看来，它已经多少带有一些说教的性质了。但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满怀着一一种热诚，要用自己形象描绘的全部力量，专致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揭露雇佣劳动制的罪恶本质及其可怕的后果，而且达到了如此明确、如此尖锐的程度，这不又是很可宝贵的吗？这使得《劳动》成为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一部非常严肃的书，一部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如果我们不说它是思想性最强的一部作品的话。

是的，可贵的是左拉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个过程可以上溯到七十年代，而这又是一个多么曲折的过程啊！我们知道，在1877年写著名小说《小酒店》时，左拉对社会主义还所知甚少，而且是冷漠旁观的，他甚至在小说里把个别社会主义的词句放在一个小白脸二流子郎第耶的嘴里；到1885年写《萌芽》的时候，他对工人的生活与劳动的状况以及社会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所起草的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宣言与纲领，都作过认真的研究，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萌芽》中满怀同情描写了煤矿工人悲惨的生活与艰苦的劳动，正面表现了他们的罢工，歌颂了他们的斗争精神与团结友爱，虽然小说以罢工失败为结束，但却仍充满了作者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与憧憬。不过，在左拉的思想里，毕竟还留存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消灭旧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究

竟要通过什么途径？当然，社会主义在欧洲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标志就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但在法国，即使1864年第一国际支部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仍处于早期阶段，蒲鲁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还有很大的影响，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课题在现实生活中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左拉也就不可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解决现实生活中尚待解决的问题，尽管他有表现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善良愿望。这样，到1887年的《土地》中，我们又看到表述社会主义口号和主张的任务，又被左拉派给以乞讨与盗窃为生的“大炮”这个“大路上的流浪汉”，而到了1901年的《劳动》里，实在找不到出路和途径的左拉，干脆就投入了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怀抱。

傅立叶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叶，1837年就已经去世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家，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与批判，其深刻与彻底的程度，在那个时代历史条件下，是无与伦比的。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也象被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否定了的封建社会一样，同样是一个不合理、因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继续存在理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工人生活悲惨，劳动只是他们受煎熬的地狱，而少数人则过着寄生与糜烂的生活，政治与法律是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的，道德沦丧，婚姻也成为了商业投机，通奸与淫乱是必然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对傅立叶这种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①，从这种批判中，傅

^①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与结束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659页。

立叶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造，为此，他提出了改造的方案与未来社会的蓝图。在他理想的社会里，人群组织为社会的基层单位“法朗吉”，进行工业与农业生产，人人劳动，并且以劳动为愉快，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谐一致，每个成员按劳取酬，能享受到良好的公共福利与权益，资本家也可以自愿投资，成为“法朗吉”的成员，参加劳动，领取报酬，以其投资，还能分得一定的利润。

左拉在《劳动》中所尊奉的就是这样一种主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中，几乎用了整章的篇幅，通过主人公伯克夜间的沉思与阅读，表现了他的社会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那些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而力图找出一种新的社会福音的哲人中，伯克最赞颂、最信奉的就是傅立叶，在他看来，傅立叶的学说是“真理的精髓”，“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能唤起人类的伟大的激情，把劳动改造为“快乐的源泉”，“公民应尽的义务，生活应守的规则”，建立起“一切属于集体”的“共产新村”，使社会的成员都生活在幸福与友爱之中。左拉所描写的伯克的信仰，其实就是他本人的信仰，他不仅让伯克成为他本人社会信仰的阐释者，而且也让伯克成为他的信仰的实践者，也就是说，让伯克成为了一个把傅立叶的社会福音付诸实现的一个“使徒”，一个拯救人类的新的摩西。他先在克勒舒里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工厂，即傅立叶的“法朗吉”的雏形，而后，经过长期的奋斗与辛劳的工作，克服了困难和破坏，逐渐发展了新的社会事业，最后在整个波克莱建立起了一个新型的城市，人类理想社会的模型。

这是一支空想社会主义的狂想曲。在伯克创办的新型工厂里，不再生产杀人的枪炮，而生产和平建设所需的铁轨。生产蒸蒸日上，收入日益增多，人们把纯收入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这

里，不再有资本家的专制统治，一切都由管理委员会进行治理，其创始者吕克不过是管理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而已。劳动在这里不再是苦役，而成为了光荣的愉快的事业，工人劳动的条件改善了，再也没有愁惨的烟云和肮脏的泥水，到处都是阳光与新鲜的空气。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新的住宅代替了原来破烂不堪的小屋，分散在花园里。公共福利也日益完备，建立了小学、图书馆、举行会议的礼堂、娱乐场所以及托儿所等等。在托儿所里，“一大群可爱的小天使在温暖的空气与阳光中游玩”，在小学里，学生得到了符合天性发展的全面德智体的教育，而且还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他后来所扩建的新型城市中，更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美景，劳动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公共积累极为丰富充足，电气的运用非常广泛，科学技术水平更是大有提高，最重要的是，人们都懂得爱，都生活在友善与博爱之中，并且以这个城市为基地，眼见将要实现全民族平等博爱的大联合。在法国文学史上，有什么乌托邦的图景堪与之比美？也许只有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其主要特征是个性解放的精神与对文化知识的热爱，它充满了一种诗意与象征，在文化思想史上以其理想的光辉而著称。左拉的空想社会图景，写得不如拉伯雷的那样富有诗意，谁都知道，自然主义与诗意总有点格格不入，即使是在表现一种远渺的理想图景时，左拉的描写也仍然有着罗列的、滞重的成分，他甚至在自己的理想图景中也没有忘记安排了浴室！并把浴室、娱乐场所、图书馆、学校、礼堂的地理位置描写得那么细致具体。如果，左拉笔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有什么值得特别重视的话，那就是它毕竟要算是法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描绘得最细致、最繁详的一幅乌托邦图景，而且，作者的确是怀着巨大的

社会改革的热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对无产阶级的善良愿望谱写出来的。

然而，空想，就是幻想。不论傅立叶还是左拉，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对未来作了美妙的畅想，而在于他们提出来的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不现实的，脱离实际的，因而也就是唯心主义的。傅立叶在现实生活中期待有善心的资本家向他提供资金，帮助他建立起理想的“法朗吉”，他期待了一辈子，最后以失望而告终。左拉的处境似乎比傅立叶好得多，他可以弃阶级社会无情的现实于不顾，而行使他艺术家虚构的权力，把傅立叶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的东西在艺术中加以实现。他让吕克有那末好的运气，竟然一再碰见那么仁慈、慷慨的富翁施主。他早年在巴黎贫民窟从事慈善救济活动的时候，就遇见了亚比末钢铁厂巨大财富的拥有者舒莎妮，即包亚宣伦夫人，并且实际上成为了舒莎妮向穷人施恩的助手与使者。他来到波克莱城眼见了工业区中一片悲惨生活的情景，而决心致力于傅立叶所宣扬的事业时，几乎没有费半点周折就得到了曹尔丹兄妹的全力支持。这一对拥有百万家财的兄妹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妹妹姍蕾德象天使一样善良，而且早就接受了傅立叶主义的影响；哥哥曹尔丹，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甚至把自己巨大的产业与财富视为一种负担；因此，当吕克要求他们贡献出自己的产业与巨额资金时，他们答应得那么痛快，似乎是求之不得，因而带着一种欢乐的感情！于是，吕克就具有了物质基础，得以在人类历史上创建起第一个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一个并不存在于人类现实生活中、只存在于人类的小说里的“法朗吉”，而左拉也就相当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人类社会改革的这一个巨大的课题，只不过是观念中、在想象中解决了而已。显然，不论是吕克这个致力于缔造新

的理想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赞助这种事业的资产者富翁舒莎妮与曹尔丹兄妹，都是作家脱离了生活的真实而虚构出来的人物，他们作为带有救世主性质的形象，作为博爱象征的形象，根本不具有现实的根源，是左拉的一种善良愿望的产物，也是左拉的抽象人道主义、阶级调和思想的产物。客观上，他们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倒是正说明了左拉所企望的依靠资产者的善心与捐助来建立新社会的途径，完全是一种毫无任何现实可能性的幻想。在小说里，实际上对建立新型工厂、新的城市起决定性作用的，开始是曹尔丹捐出的五十万法郎。侶克讲得很明白：“没有钱，我什么都不能着手，为了创立我所梦想的工厂，以使我在那里改组劳动，使它成为未来城市的基础，我还需要五十万法郎。”这样一来，侶克与曹尔丹就又都把救世主的位置让给了金牛，这种空想，对于在小说中力图批判雇佣劳动制、力图揭露金钱的罪恶作用的左拉来说，多少又具有讽刺的意味。当然，除了金牛以外，左拉还把抽象的爱当作建立新社会的另一神奇的力量，当侶克的事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人群的反对时，他认识到这是由于人们不懂得如何友善相爱而造成的，于是，他就致力于在人们之间建立爱，他的努力果然“立竿见影”，困难克服了，危机渡过了，新社会的事业蓬勃发展，所有那些反对过它的资产者，都出于明智而纷纷加入了这一新社会的联合事业。这无疑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神话，时至今日，现代社会中严酷的阶级现实，早已使得这种神话显得幼稚可笑，它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显然比武尔坎与罗伯茨公司的距离，还要来得大。

在小说第二卷的开始，侶克就建立起了“法朗吉”，此后，还有整整两卷共十章的篇幅，如果左拉在这样长的篇幅里，都陷于空想与抽象的爱的呓语，那末，他的小说肯定是会使人无法卒

读的，不过，左拉还相当善于安排，他虽然不可避免地还要进行一些说教，或者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苍白的理想人物身上花费一些笔墨，但他还是努力在空想社会主义“法朗吉”的框架中，搬演现实生活的事件，进行写实。如果说，左拉在描写正面理想、提出社会改革方案时是苍白无力的话，那末，一旦他回到真实的描写，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与揭示时，他就又恢复了生气与活力，为自己的时代社会绘下了有认识价值的画面：

如象，淑茜的遭遇。淑茜是一个无产阶级不幸妇女的形象，背负着重重的社会苦难与习惯势力的重担，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法朗吉”建立以前，她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受害者。作为女工，她不仅要忍受可怕的劳役，而且还常遭到失业与饥饿的威胁，因此，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她又处于被损害、被欺辱、被任意处置的可悲的地位。在吕克的“法朗吉”建立以后，她从劳役、失业、贫困、饥寒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没有从旧社会因袭的男性专制的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她仍然不得不忍受她的男人流氓无产者赖贵的淫威，因此，她与吕克的私情获得了周围人们的谅解，她前期悲惨的遭遇以及她成为吕克的情妇以后尴尬的处境，都是左拉怀着巨大的同情写出来的，而且写得真实动人。虽然她与吕克的关系被左拉赋予了合理的性质，但客观上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数无产阶级妇女被资产阶级男子占有的这种现实。可以说，她的全部遭遇，都具有无产阶级妇女在阶级社会中不幸命运的某种典型性，至于她后期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善良的左拉凭空赐给她的了。

又如，资产阶级的破坏。吕克创办起新的工厂以后，波克莱城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一次大破坏，使吕克的事业几乎陷于失败，这种破坏所针对的“法朗吉”虽然并不是现实的存在，但小

说中所描写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对，包括大资产者的阴谋、小商人的怨恨、资产阶级报纸的污蔑攻击、法院的干预，却还是具有真实性，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于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下层人民的事物所经常有的那种敌视。左拉的这些描写，不是可以使我们想起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主义描绘么？

再如，资产者的疯狂。在小说里，有两个资产者的形象无疑比较鲜明突出，即亚比末钢铁厂的实际统治者戴勒富与他的妻子樊南妲。左拉把戴勒富表现成在惰怠、寄生、腐朽的资产阶级中少有的一个精明强悍、意志坚强、手段厉害的人物。他专心致力于财富的积累，而丝毫没有注意他的妻子长期以来就是自己东家的情妇。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中的强者，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腐朽与糜烂是无能为力的，他所攫取与积累的大量财富，都消耗在东家与樊南妲的奢侈淫乐的无底洞里。当他看到了他的失败，特别是知道了自己妻子的奸情的时候，他那强悍的个性，冷酷的性格，狂妄的自尊心，就必然使他在狂怒中与樊南妲同归于尽。樊南妲则是资产阶级中一个邪恶、淫佚、狠毒的典型，她不仅以物质的享乐、肉欲的满足为追求的目的，而且以捉弄人、危害人、报复人为乐趣。在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中，左拉运用了写实主义的方法，使他们成为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真实形象，对于他们那种强烈的个性，他又用了浪漫主义的色泽加以润饰，就象斯丹达写“意大利性格”、梅里美写“西班牙性格”一样，而在写樊南妲的欲情和她与赖贵的关系时，他又用了惯用的自然主义手法。

当读者读完最后一页，合上全书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在这本小说里，不仅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而且，也有某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当然还有自然

主义的手法，有鉴于此，谁能说通常被称为自然主义作家的左拉是单一的？谁能说他的小说里只有一种自然主义成份？谁又能说他的自然主义方法是那么简单？

这样多的成分掺杂在一部作品里，虽然可谓一种奇特的结合，但是，却难免有点杂然、不协调，因此，我们实在不敢说，《劳动》在艺术上是一部杰作。不过，左拉在小说里，表现了那末多社会思想内容与理想，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劳动》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一份宝贵的思想材料，而且，不论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的当时，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论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止一个国家成为了现实的今天，显得如何幼稚，但那位六十一岁的老人在留下这份思想材料的时候，该是带着多末天真的情怀与热烈的向往啊！

1984年元月